

通俗演唱叢書

婚姻自主

鼓詞

吳均編

華東人民出版社

6
72

吃菜要吃白菜心，
不求菩薩不求神，
封建婚姻陷人坑，
如今有了婚姻法，
太陽升起放光明，
害人規矩一筆勾，

結親要揀心愛人，
不信媒婆瞎熱昏。
過去有冤沒處伸，
喜在眉頭笑在心。
新社會呀新章程，
男女自由來結婚。

諸位，剛才唱的一段，是馬塘十里灣最流行的一隻小調，三歲的小孩子都會唱。要問這歌是怎樣編起來的呢？其中有段生動的故事，大家靜坐，聽我慢慢唱吧！

馬塘東鄉十里灣，
只有男人能趕集，
六十歲的老婆婆，
青年男女說句話，
大家怨氣沒處出，

過去封建規矩嚴，
女人只派燒燒飯，
還不知馬塘在哪邊，
馬上笑話滿莊談。
編了隻山歌到處傳：

『十里灣，是陰間，
要想打破老規矩，
共產黨來晴了天，
鄉裏組織婦女會，
白天加勁忙生產，
男女平等真自由，
可是有些老年人，
十里灣有個李老漢。

夫妻兩個五十多，
大女兒秀英早出嫁，
秀蘭是濃眉大眼生得俊，
識字班裏是模範，
人人看到人人誇，
要是找個好女婿，
秀蘭二十出了邊，
這家闊來那家好，
李老漢，耳根軟，
這天吃過夜飯後，
老兩口子坐場上，
秀蘭年紀已不小，

女人頭上有座山，
除非地覆天又翻。』
婦女解放把身翻，
樣樣事情都上前，
夜晚開會把書唸，
再不是男人貴來女人賤。
新鮮事兒看不慣，
思想就是不轉變。
只生下二女並無男，
小女兒名字叫秀蘭，
結結實實的個兒真中看，
做起活來勝過男子漢，
都說李老漢福不淺，
那才是錦上把花添。
媒婆成天踏平門檻，
嘴上說得蜜蜜甜，
聽了不由喜開懷。
月兒彎彎出東山，
老漢首先開了言：
也應說個婆家把身安，

一天到晚外面走，	叫我老漢沒法管。
昨天 <u>張大媽</u> 來說媒，	東莊 <u>王家</u> 小老關，
算命打卦都合式，	求的也是上上籤，
我說明天她來就答應，	錯過機會沒處尋。
老婆聽了細思量，	不緊不慢把話談：
小夥子是個什麼樣，	<u>秀蘭</u> 情願不情願，
大女兒已經上了當，	這回可要睜開眼，
兒女終身大事情，	不能當做兒戲看，
我看還是慢慢訪，	有女不愁嫁不到漢。
老頭兒一聽發了火，	你這人眼光真太淺，
籬裏揀瓜花了眼，	再找好的難上難。
夫妻二人正爭論，	早已驚動了 <u>李秀蘭</u> 。

卻說秀蘭忙了一天，渾身有些發酸，夜飯一吃就睡了。才躺到牀上，就聽到爹娘談到她，她就坐了起來，側耳細聽，不由嚇得一身冷汗。你道爲什麼？原來她自己已經有了對象啦！這不是弄得左右爲難嗎？要知道秀蘭的對象是哪個，且聽下面唱來。

<u>十里灣</u> 有個好後生，	學名叫做 <u>張長根</u> ，
做起活來如猛虎，	綽號 <u>小虎</u> 有名聲。
他和 <u>秀蘭</u> 早相識，	互助組裏一同把田耕，

識字班上常碰頭，
秀蘭家裏活計忙，
他愛她學習用功勞動好，
勞動人愛勞動人，
日子過得如飛箭，
李秀蘭和張小虎，
丟下這事暫不說，
知道有人來說媒，
翻來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就起身，
三步改作兩步奔，
開會是一組來討論，
小虎時常來幫襯，
她愛他思想進步生產勤，
交好的心思早扎下根。
寒冬過去又交春，
一天更比一天親。
單唱秀蘭這個人，
平地打雷吃一驚，
心裏亂得不定神。
借個口兒出了門，
去找小虎張長根。

秀蘭一早就出了門去找小虎商量，小虎剛好從家裏出來，準備下田，兩人一碰到，秀蘭就把她父親要給她配親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向他說了一遍。小虎聽了急得頭上直冒汗，就對秀蘭說：「現在婚姻講自由，你父親不應該強迫包辦，你可以跟你父親講理。」秀蘭說：「我父親是個舊腦筋，用硬的辦法怕的要把事情弄僵，我倒想到一個辦法，不知行不行？」小虎忙說：「你快說出來聽聽。」

當下二人來商議，
秀蘭心裏一計生，

我回去就說不好過，
且先讓他冷一板，
小虎聽了連說好，
如果計策行不通，
自己的事情自做主，
新式婚姻講自由，
當下二人計劃好，
要問後來怎麼樣，
睡在牀上裝有病，
再來打通他舊腦筋。
暫且試試看情形，
再請鄉幹來調停，
不關他人半毫分，
只要我們有決心。
秀蘭急急轉家門，
下回自然說分明。

二

且說李老漢自從張大媽來說媒之後，本來倒想答應，忽然女兒病了，多少有些不吉利，加之老婆子又不情願，也就擱下來不談。俗話說「好事多磨」，想不到秀蘭和小虎的事，不知哪個告訴了李老漢，這真把老頭兒的鬍子都氣得豎起來了。

老漢氣得嘴發青，
迎面逢到秀蘭娘，
女兒和小虎有來往，
婦女翻身講自由，
拍台拍桌踢板凳，
劈哩拍啦罵一頓。
這件事情好丟人，
也不能這樣隨便沒章程。

張家小虎太混賬，
不是怕人要笑話，
女兒該由娘管教，
今天同你說一句，
那個小子要是上我門，
老婆子聽了心難過，
天大事情慢慢說，
說罷轉身往裏走，
秀蘭呀！把你養到這麼大，
外面謠言亂紛紛，
爲什麼膽子這樣大，
你爹生就牛脾氣，
我看你以後少出去，
信了爲娘說的話，
將來找個好婆家，
秀蘭聽得不耐煩，
爹爹欺了你一世，
新社會裏講民主，
要說女兒不正派，
爲什麼不讓我出去？

哪裏像是父母生，
真要把他揍一頓。
多因你平時太放任，
以後不准秀蘭亂出門，
打斷他的腳後跟。
勸說老頭兒別發恨，
打架淘氣空費神。
去找女兒問分明。
從不會開口罵一聲，
說你和小虎不正經，
老虎頭上拍蒼蠅，
你的心裏有分寸，
不要理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好讓一家都安寧，
生兒育女定終身。
說道不用你們多操心，
我可不要他來問，
別想再玩舊腦筋，
什麼人來做對證？
我又不曾害瘟病！

秀蘭說了一大套，弄得她娘眼直瞪。

再說李老漢想不讓秀蘭出門，這件事情哪能辦得到，於是連忙把張大媽請來說媒，張大媽也就趁此大吹大擂的說了一場。

你聽媒婆說得多好聽，真似彈簧的舌頭蜜糖嘴，
男的年輕又漂亮，不高不矮真中看，
又會算來又會寫，一年四季鈔票賺，
你家姑娘過了門，保險能吃享福飯。
這樣好來那樣好，貓兒狗子說成仙。

李老漢只顧了心願，當下就答應也不多談，
一不講究禮多少，二不講究戴和穿，
草草了事走過去，只要打發秀蘭早離十里灣。

一副錫頭算下定，月底就把喜事辦。
老婆子一聽心不定，知道事情要鬧翻，
要想勸阻又不敢，怕他脾氣難轉變，
心裏日夜乾着急，眼看月底沒幾天。
這天秀蘭要下田，老頭兒喊她把話談：
兒大當婚女大嫁，自古至今是常言，
今年你年紀已不小，也該找個婆家把身安，
爹媽幫你親事定，離我家裏路不遠，

初十已經下了定，

秀蘭一聽吃一驚，

爹爹做事太荒唐，

婚姻大事靠自己，

老漢一聽動了火，

死皮賴臉的下賤貨，

自古到今幾千年，

什麼自由不自由，

不管你會說嘴厲害，

除非你給我滾出去，

月底就把喜事辦。

硬着頭皮把話講，

爲何事先不和女兒談，

不用你們把閒事管。

旱煙頭兒都摔彎，

輕嘴薄舌不要臉，

從沒有姑娘自找漢，

除非地覆天又翻。

生米已經成熟飯，

以後再不用回家轉。

秀蘭被老頭子一頓痛罵，心裏難過得像油煎似的，不覺要落下淚來，但又想到落淚是沒有用處的，要達到目的，還要自己爭取，就鼓足勇氣，說道：

姊姊挨你逼出去，

滾就滾，斷就斷，

出去不怕會餓死，

哪個答應哪個嫁，

要想送我下火坑，

今天又拿這套玩，

我自己也分有二畝田，

同樣勞動好生產。

嚇唬我那是難上難，

把我打死也難辦。

剛才說到秀蘭姊姊也是被李老漢逼走的，這裏頭又有段教人傷心的事，說書的要交代清楚，大家聽我唱

吧：

秀蘭姊姊李秀英，
學得一手好針綫，
舊社會男女不平等，
秀英長到十八歲，
爹爹是個死腦筋，
秀英出嫁前幾天，
老漢急得像失火，
『不肯去，就不去，
你是你來我是我，
十八歲的小秀英。
被迫上轎嫁出去，
婆婆是個母夜叉，
年紀不過五十多，
坐東家，跑西家，
要是遇到不如意，
秀英有時忍不下，
這樣一來不得了，
嘴裏罵了不過癮，
沒頭沒臉來亂打，

是個玲瓏俊巧人，
粗細活計都精明，
封建婚姻陷人坑，
來了媒婆瞎胡混，
聽信媒婆把親定，
哭呀鬧呀不答應，
拍台拍桌發雷霆：
明天給我滾出門，
討飯也不要上我門。』
哪知天多寬來地多深，
從此跳下陷人坑。
莊上有名的蠻女人，
田裏活計全不問，
成天吃飽外邊混，
朝着秀英瞪眼睛。
半言半語回一聲，
母夜叉變了黑煞神，
還要常常動棒棍，
說什麼婆打媳婦是應分，

打了罵了還不算，
婆婆野蠻倒罷了，
種田耙地他不管，
吃着賭嫖樣樣精，
對秀英不是打來就是罵，
一天說不到兩句話，
你替秀英想一想，
三頓茶飯無心吃，
起早帶晚忙着做，
臉上枯得像黃紙，
有空娘家走一次，
舊社會有苦沒處訴，
一朵鮮花牛屎堆上插，
兒子面前訴苦情。
丈夫更是個不長進，
一天到晚外面混，
哪裏像個莊戶人！
賤貨婊子不住聲，
夫妻變了對頭星。
叫她怎麼不傷心！
一天到晚昏沉沉。
一人服侍兩個人，
渾身瘦得剩把筋。
母女兩個哭一陣，
眼淚只好肚裏吞，
秀英磨折得不成形。

各位，在舊社會裏，婦女受壓迫，像秀英這樣遭遇的人，不知有多少呢！秀蘭一想到她姊姊的痛苦，心裏一酸，不禁放聲大哭。

秀蘭說到傷心處，
老娘早已哭昏了，
老頭坐着直噴氣，
罵了一陣沒得用，
眼淚不斷往下滾，
埋怨老漢把事生。
急得頭上暴青筋，
又拿古來比當今，

說什麼婚姻本是前生定，生死禍福全由神，
說什麼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認。
老頭兒嘴脣舌頭都說乾，秀蘭還是不聽半毫分。
事情鬧大怎麼辦，且聽下回唱分明。

三

自從那天淘過氣，
女兒女兒不聽話，
千言萬語都沒用，
拆屋容易砌屋難，
看看女兒李秀蘭，
就是逢人不說笑，
是不是女兒聽了話，
算盤只往好處打，
轉眼月底三十到，
做了兩件大棉襖，
腳盆子桶都辦全，
胭脂花粉七八盒，
買了八個天地爆，

李老漢日夜不安神，
老婆子又是不順心，
打罵更是恨氣生，
騎上虎背難下身。
生活照常無動靜，
一天到晚悶昏昏。
是不是女兒已轉心，
總不會再有岔子生。
女兒喜日已來臨，
花面綠裏三層新，
銅爐子車得亮晶晶，
還有人送了香水精，
魚肉辦了十幾斤，

左右鄰居都請來，
大門貼上紅喜錢，
李老漢忙得不停手，
走到秀蘭房門口，
只當是女兒難爲情，
推開房門朝裏望，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問我，我問你，
有的說昨天還看見，
有的說昨晚遇到她，
衆人正在亂猜想，
幾十隻眼睛朝外望，
哪曉得不看猶罷了，
原來是男家來接親，
招待客人上房坐，
尋來尋去尋不到，
人到氣急不留情，
都是你個老不死，
箍緊必炸是俗話，
淘氣打架犯口舌，

裏外掃得乾乾淨，
安排停當要結婚。
跑得鞋子離了腳後跟。
喊了幾聲沒人應，
躲在房裏不做聲。
房裏空空沒一人，
眼睛穿花頭發昏。
大家都把眼睛瞪，
擔兒挑得蠻起勁，
今天下落可不明。
外面說那邊人來臨，
還以爲秀蘭轉回程，
一看實在急煞人，
簇新的小車兒推進門。
再派人馬出外尋，
眼睛瞟得冒火星。
秀蘭娘蹬腳哭出聲，
弄得家裏不安寧，
勸來勸去你不聽，
如今看你發什麼狠，

有了三長和兩短，	我同你拚了這條命。
老頭兒肺腑都氣炸，	自己頑固不承認，
開口就罵小賤貨，	家門不幸出報應，
她溜出去就算了，	從此別進 <u>李家</u> 門。
家裏鬧得一團糟，	男家催着接新人，
朦朦太陽斜了西，	不見 <u>秀蘭</u> 半個影，
事到臨頭沒辦法，	對着來人說詳情，
歡天喜地大事情，	大家弄得掃了興。
到底出了什麼事，	下面自然說分明。

李秀蘭自從和她爹鬥過嘴以後，心亂如麻，曾經去找過張小虎，偏偏小虎又不在家。本來，像這樣有關終身的婚姻大事，應該到鄉政府、區政府去找婦女主任或其他幹部，就能夠得到解決。但一時又下不了這個決心，心想等小虎回來再商量一下。直等到辦喜事前一日，才偷偷地溜出來，終於找到了小虎。

<u>秀蘭</u> 找到 <u>張小虎</u> ，	邊哭邊說訴苦情，
爹爹是個死腦筋，	硬要把我嫁出門，
我的心裏主意早打定，	寧死也不嫁別人。
<u>小虎</u> 一聽好着急，	忙勸 <u>秀蘭</u> 別傷心，
別人打鬧都是假，	只要我倆不變心，

區裏幹部曾經說，
人民政府有保障，
明天你去找鄉長，
秀蘭聽過小虎話，
爲了自己婚姻事，
有心鄉政府走一趟，
經過小虎一再勸，
一生一世大事情，
十月三十天朦亮，
順着大路朝前走，
找到鄉長把苦情訴，
我爹強迫我結婚，
請求鄉長出主意，
鄉長一聽不怠慢，
安慰秀蘭莫心急，
父母包辦不合理，
如今你且先回去，

婚姻自主由本人，
我們自己要鬥爭，
請求幫助來退婚。
心裏主意拿不定，
多少有些難爲情，
事情鬧大怕丟人，
秀蘭才咬咬牙齒狠了心，
下定決心鄉裏行。
秀蘭偷偷出了門，
一氣直望鄉裏奔，
一五一十說分明，
今天要把我嫁出門，
救我跳出陷人坑。
從頭到尾仔細問，
婚姻法上有保證。
新社會男女自由婚，
等刻兒派人去調停。

卻說秀蘭聽了鄉長的話，心裏鬆了一口氣，但是既然出來了，回去也不好，於是對鄉長說：「事情一天不解決，我人一天不回去！」鄉長想了一下說：「也好，你就先

在這裏住吧。』這時婦女會主任也來了，二人計議了一番，決定先去打通李老漢的思想，然後再幫助秀蘭退婚。大家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再唱。

四

太陽爬出東山頭，	老兩口子一夜吵不停，
女兒一夜不回家，	不知道是凶是吉無信音，
你怪我，我怪你，	老漢是心裏懷恨嘴上硬。
大家弄得沒法想，	婦女會主任進了門。
知道大家找 <u>秀蘭</u> ，	連忙開口說詳情，
姑娘沒有長和短，	大家儘管放寬心，
昨天她在鄉政府，	要求幫助她來退婚，
事到如今怎麼辦，	二老請把主意定。
老漢一聽這些話，	心頭又把怒氣生，
說道她到鄉裏去告我，	無法無天怎能行！
看看婦女會主任在面前，	要想發火又難開聲。
婦女會主任又開言，	老爹聽我說分明，
封建婚姻害殺人，	婦女的苦處說不清，
自古到今幾千年，	傷心的事情說不盡，

有的半途拆散了，
就說秀英大姑娘，
哪個不是父母養，
還不是受了媒人騙，
現在婦女翻身得解放，
男女婚姻自做主，
新社會，新辦法，
我勸你老多想想，
老漢聽完一番話，
說道道理是不錯，
事事由天不由人，
命該吃苦不會甜，
婦女會主任接口說，
人說窮人八敗命，
自從來了共產黨，
分了房子又分田，
要不是來了共產黨，
命運八字都是假，
聽從政府去做事，
秀蘭已經有對象，

有的上吊投河送性命。
過的日子真難忍。
長輩都是疼子孫，
還不是封建規矩害死人。
害人的規矩要肅清，
婚姻法上有規定，
別人包辦都不行，
不要再有舊腦筋。
垂頭喪氣暗傷心，
奈何木已成舟難退婚，
婚姻大事前生定，
徒用心思空煩神。
你老人家現在還迷信，
有錢有地是天生，
土地改革來實行，
一天三頓不焦心，
磕頭燒香等於零，
我們的頭腦要認清。
包你事事都開心，
張小虎是個好後生，